

感谢流年， 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申娟子 著

当新欢变成旧爱，
纯净得令人窒息的初恋再次出现，
爱该何去何从？
爱情随时光流转，将你带到我的身旁，
让有生之年的每一刻，都清脆明媚，仿若初见。



最接地气的温情小说，
给所有心怀纯真爱恋的追梦人。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I love you

申娟子 著

感谢流年， 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GANXIE LIUNIAN,
JIANG NI DAI DAO WO DE SHENPANG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感谢流年, 将你带到我的身旁 / 申娟子著. —南宁:
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-7-219-08081-8

I. ①感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8902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周月华
责任编辑 周月华
责任校对 周娜娜 张雪芹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9. 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081-8/I · 1579
定 价 26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001 / 第一章	离开你以后，并没有更自由
018 / 第二章	每个人心目中，都有唯一的私奔对象
025 / 第三章	四合院之恋
028 / 第四章	落架的凤凰学当家
035 / 第五章	但愿不如所料，却恰如所料
041 / 第六章	于凤出击
047 / 第七章	主角还是配角
056 / 第八章	风雨欲来一身骚
064 / 第九章	人已去，事未完
072 / 第十章	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
080 / 第十一章	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缺爱
090 / 第十二章	生日，劫难日
102 / 第十三章	爱有多销魂，就有多伤人
111 / 第十四章	有多少爱伤了还能重来？
123 / 第十五章	等待下一个春季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- 131 / 第十六章 谁让你的时间停住
- 140 / 第十七章 如果爱，请深爱
- 157 / 第十八章 别人眼里的幸福
- 164 / 第十九章 灵异事件
- 177 / 第二十章 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
- 183 / 第二十一章 爱情的天平
- 193 / 第二十二章 丑媳妇见公婆
- 203 / 第二十三章 谁在裸泳？
- 215 / 第二十四章 钱真是个好东西
- 225 / 第二十五章 被轿车撞还是被货车撞？
- 234 / 第二十六章 危机？转机？
- 248 / 第二十七章 你是过去式，还是将来时？
- 261 / 第二十八章 原来你也在这里
- 271 / 第二十九章 因为你，我来到这里
- 289 / 第三十章 透过江海湖泊与你相望
- 295 / 尾声

第一章 离开你以后，并没有更自由

1

在蓝蓝、于凤的轮番轰炸下，陈思敏终于扛着她的宝贝们搬出了跟王子明合租的“爱巢”。收入没有增多，房贷没有减少，于是只好托老乡跑去就近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民房，包水电才五百元。北京这个价的单间也不容易找了，虽然每天得赶公交再搭乘地铁再转公交才到公司，但好在做证券的，没有严格的坐班时间。

搬家那天正碰上下小雨，北京的堵车算得上一个大难题吧，八点半上班，七点从五环往里开，铁定迟到，六点半出门却可以早到一个多钟头。住二三环的人，早上八点错过一个路口，没半小时回不来。若是下一场大雨，那更是堵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。

一辆破旧的四轮车上装满了各种小家电和大编织袋从北二



感谢流年， 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环往郊外开，司机是个膀大腰粗的中年汉子，叼着烟一脸不耐烦地在熙攘如潮水般的车堆里左歪右拐，踩两脚油门，拉一把手刹，过五关斩六将，车厢里坐着的四个年轻人都快要吐了，可算来到了四环外的蚁族聚居地——南村。

村子门口各种自行车、拉货车混成一团，往里走则是一排低矮的门面，店门前亦摆满了小摊，狭窄的过道里人来人往，挑担子的人吆喝着让路，而推自行车的则怪小贩的摊位太占地方了，争吵成一团，不可开交……司机见到这架势，不干了：“这咋进得去啊？进去了还出不来呢！我把东西下这里了，你们自己搬进去吧！”

“师傅，这不行啊，里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呢，这么多的东西，我们得搬多少趟啊！”陈思敏着急地提高嗓门阻拦司机从车厢里搬动行李，一面匆匆跳下车来求情，“师傅，您看，我们一开始就把车费付给您了，您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，这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我们还要留一个人在这边看着，搬到晚上还搬不完哪……”

车内拥挤着的另外三个人也跟下来，鹅蛋脸大眼睛的蓝蓝最先冲到司机面前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，收了钱就不办事了！我们说好送到南村68号，你这是送到几号了？人不能太无耻吧！”吼完还不罢休，只管从司机手里抢过大编织袋，往车上放。跟在她身后纤瘦的于凤害怕将事情闹大，对她使了好几个眼色：“蓝蓝，算了，别闹了……”而唯一的男孩习书，只是瞪大眼睛站在她们背后手足无措，急得满脸通红。



“我退给你们十块钱还不行吗？这实在进不去啊，你们叫个蹦蹦也就五六块的！我还要去接客户的。”司机说着跳上车厢往外扔编织袋，性急的蓝蓝随即也跳上去，紧紧抓住司机手里的编织袋，涨红着脸怒目而视：“十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！无论如何你不能丢我们在这里……”

“你们不下东西是吧，那我可拉走了——人和东西我都送到了，这路要是顺畅的话，我铁定给你送进去，问题不是我不讲信用，你倒是给我条件啊……”司机一边说着，一边怒气冲冲地放手下车去。

“哎呀，你倒是敢开！你敢开我就报警——”

“师傅您不能这样啊，咱几个小姑娘大老远来到北京打拼实在不易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咱这样吵着对谁也不好……要不这样，您帮我们搬几袋重的进去也行，我们实在也是没有办法……”一直不吭声站在一旁的于凤看到司机拉开驾驶座的车门欲往里钻，终于淡定不下去了，赶紧截下他，劝和道。

看到三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姑娘在跟一个胖司机扯皮，爱凑热闹的人渐渐围了过来。

司机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“好了好了！唉——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给你搬三趟，成不？车子绝对进不去的，你们不是没看见，你们要能开进去开出来，我把驾驶座让给你们！”毕竟是四个对一个，给个台阶下，司机也就让步了。

“好啦好啦，你帮我把这三个大皮箱搬过去就成了，这个东西太沉了……”陈思敏也过来解围。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司机扛下大皮箱，正欲扯出拉杆拖着往里走，陈思敏满眼疼惜地紧盯着皮箱，匆忙上前嘱咐道：“师傅真对不起，还麻烦您帮我扛过去，实在是……”

“咋就不能拉呢？哪这么多事儿……”司机不耐烦地看着陈思敏，一脸的不乐意。

“里面有易碎品——能拉着走哪还敢麻烦‘您’哪！”陈思敏正不知如何回答司机的提问，蓝蓝马上过来抢答，还着重“您”字，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。

司机屈服了，蓝蓝胜利了，留了于凤在看车，一行四人向南村68号浩浩荡荡前行着。陈思敏不时望向司机肩上的那口大皮箱，以至于司机都感染了她的紧张，虽然压得右肩酸痛难耐，却没敢换肩，心里极为好奇地想着：“什么宝贝玩意儿，沉成这样？”想要晃动一下听个响儿，眼睛的余光瞥见陈思敏那一脸的凝重表情，到底还是没敢。

折腾了半天才把行李搬进门，大家累得都没兴致蹭陈思敏的饭了，匆匆忙忙赶末班车回家去了。

第一次进到这个单间里，陈思敏真的极不情愿，除了一个老旧的木板床，啥家具也没有，石灰墙壁上贴着陈年的泛黄报纸，裂缝处甚至还稀稀落落掉着石灰渣——这跟她待了两三年的“爱巢”区别不只是一点儿大。那“爱巢”是城中的高档商品房，三年前签约房租是四万六千元一年，陈思敏和王子明一直安安稳稳地住着，每年一次将房租打给旅居国外的房主，在租金飙升的这两年，房主倒是从来也没提过加价。



于凤和蓝蓝这两小姐刚来北京的时候，听到陈思敏家的房租，心里顿时一沉，嚷道：“咱两个人不吃不喝一年的总收入也不够你们交房租的。”“女人找工作真是扯淡，找男人才是真的！羡慕嫉妒恨，连绵万里长——干得多好才能抵得上一个有钱的男友呀？”

可是，2008年经济危机中王子明的生意败得一塌糊涂，颓丧在家打了两年网游后，反对陈思敏跟王子明在一起最坚决的人，也是这两妮子：“颓废的男人如同鸦片，不仅伤损你的斗志，还将侵蚀你的灵魂……你看你跟他在一起，整个人都变得晦暗了，斗志也消沉了，气场也变弱了，皮肤也差了，身材也臃肿了……”女人可以被人说没出息，却实在难以忍受被人提到皮肤差身材肥，陈思敏想发火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连脾气都没有了。

于是，只好生闷气。陈思敏真的难过极了，当时就想：“我再也不要跟这两个死女人说王子明的事情了，坚决不提。”虽然陈思敏明知她们也是为自己着想，怒己不争，哀己不幸。自己遇到的男人本来好好的，高高帅帅、有钱有事业，自己跟他在一起，他就把多年的心血败光了，难道自己真的是颗衰星？

陈思敏望着满屋子的行李伤神，她实在不想动，却不得不收拾床铺，不及宽衣解带，倒头便睡。

离开王子明后，陈思敏忽然发觉自己对生活很不适应。尤其是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时候，她会不自觉往左边瞥一眼，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近三年来，那一眼里都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的躯体，可是，此刻，却只有空空的床单。每一次醒来，陈思敏都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，觉得眼前这一切不是真实。睁开慵懒的双眼幽幽地环顾四周，简陋的天花板和粗糙的墙壁令她颇为感伤，仿佛一头受伤的野兽独自在山谷里的洞穴中疗伤，她还不能与人倾诉，尤其是在这样的晚上。

2

没有王子明后的生活，首先得面对如何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活。而在北京这座整整塞了两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工作，上下班的过程不比工作本身轻松。北京的交通拥堵，很多开轿车的对骑自行车的心生羡慕。

陈思敏用心观察了几天，拥堵的情况令她恐惧。她发现下班时候公交和地铁之拥挤状况，令人想起春运，而她现在需要天天上下班都如“春运”般煎熬。有时候陈思敏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，便懒得做饭，躺床上歇一会儿就去附近的街巷找吃的。那条街凌乱不堪，终日和菜市场一样熙熙攘攘。尖叫与吆喝、叫卖与砍价、喊声与应声与浑浊的空气相混合，让人窒息难熬。

没多少心思挑选饭店和好吃的，随便选一家兰州拉面店，弯腰就钻进去，坐好。在这，大碗的牛肉面才五块钱，小碗才三块钱，陈思敏顿时就乐了，等候上面时掏出手机拨通蓝蓝的



电话：“两小姐在干吗呢？跟你说吧，南村一点不比你们那儿差，我现在晚餐只要三块钱就能填饱肚皮！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刺耳的杂音，而后才听到蓝蓝的声音：“嗯——好——杂碎……老娘在睡觉呢……”然后听到于凤的女高音：“吃饭了——吃饭了——快起来快起来，不用刷牙了，直接吃吧……”这两个妮子终日乐呵呵地面对生活，积极的生活态度多少能给陈思敏一丝很稀罕的轻松和鼓励。但陈思敏在微笑的同时，一股莫名的孤单感涌上心头，恍惚间感觉当下这一幕曾经在自己的梦境中出现过——昏黄的午后，杂乱的拉面馆，角落里的电话……也许，她曾经也是属于那里的一员吧。

小店生意很好，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！顾客不停地进进出出，摩肩接踵。店内喧哗得就跟集市似的，点餐的声音一定要足够大才能保证老板听得见。一股呛鼻的菜味和油腥味在狭窄的室内萦绕不散。关于卫生条件，是陈思敏所能想象的，但到底又超出了想象。老板一边削面一边收钱，手都不带擦的，有时候还朝捏着钱的手指吐点唾沫星子。隔壁那个汉子的大碗拉面里最幸运了，不知何时竟飞进一只乌亮的大苍蝇，粗犷的大汉黑手指一捏一弹，看都没看，继续大口吞食，苍蝇被弹到了隔壁桌的白色衬衫上。陈思敏看着这些不由得恶心，胃口大变，刚才的闲适心情顷刻全无。

考虑到这儿的便宜价格，陈思敏忍了，人一旦认栽，事情就好办多了，浓烈的油烟味也不再那么难耐。陈思敏想起于凤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的话：“生活确实能锻炼人适应环境的能力。”是啊，谁少了谁不能活下去呢？人能打心底地对生活有所体谅就因为他是从生活中过来的。

坐在最打眼的位置的两个男子正旁若无人地嚷嚷着，声音粗犷嘶哑，那嗓门大得好像喉咙装了一个扩音喇叭，怕别人不知道他们的隐私一样。

陈思敏感觉自己要崩溃了，更令她担心的是这儿的治安环境，总觉得没有原来住的地方安全。

陈思敏走出兰州拉面小店，小心翼翼地走在混乱嘈杂的街道上时提心吊胆，她想：自己的装扮在这群人里还是很打眼的，每天还提着笔记本来来回回的，是不是很容易就成为被打劫的目标啊？

陈思敏有理由这么揪心，上次惊悚的经历至今让她心有余悸。

那是夜里凌晨三点，陈思敏突然被一尖锐的声音惊醒，她惊恐地睁开眼睛察看，紧接着听到一声棍棒落地的闷响，窗外噌的一声闪过一个黑影。陈思敏慌忙起身，拉灯时太用力把灯线都扯断了，往窗户一瞧，昨天自己糊了一层又一层窗户被扒开了，一根小竹棍从窗口伸入，连着自己床边的外套处——“天哪，这小偷不要太嚣张了！”陈思敏一时惊恐，但恼怒的她还是操起棍子就要去追，刚打开门，一个寒战让她清醒：算了吧，这鬼地方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于凤已经不止一次叮嘱陈思敏夜里一定要小心。



陈思敏将门反锁后，心还突突地跳。她从床底捡了一根很粗的木棒将门反顶着，还把一个沉重的皮箱放到门后挡住，又把戳破的窗纸重新糊好。她将窗台上的东西一一清点，倒是啥也没少，还好回来的时候太累了，睡觉前顺手就把衣服扔在床边了，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叠整齐码好放在窗前的床头柜上，人家都不需要用竹竿了，直接拎出去掏了钱包走远。

这个夜晚，陈思敏再没合上眼，想睡但不敢睡。那一阵子，惊恐与愤怒远远大于悲伤与凄凉，因此也哭不出来。给谁打电话呢？第一个想到的是王子明，随即否决：与王子明的爱情如同蹬水，越蹬水越深，她好不容易团成一团滚出来，可不想再去招惹那趟浑水了。打给蓝蓝和于凤吗？放一年前，陈思敏肯定这么干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再想，打给她们也不好，大清早的，等天亮都要赶一两小时的车去上班，再说她们也实在帮不上什么忙，平添担忧……

陈思敏收回思绪，瞅着那老旧的锁和纸糊的窗子，心里卡着一块疙瘩一样难受。

晚上，蓝蓝和于凤过来探望，把门窗打量了一番，建议陈思敏快快把门锁换了。“窗户也别用纸糊了，换成玻璃的吧，管他钱多钱少，好歹可以买个踏实。”于凤是天生的生活家，在于凤面前，陈思敏就仿如刚刚才从天上坠落人间。

陈思敏感叹自从那个惊魂夜后，自个儿就没怎么睡过囫囵觉，失眠成了常事。每早醒来都困得要用手去拉眼皮才睁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得开，好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似的，跟旧社会的劳工一样。赖床的习惯日渐严重，起床就成了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这也是一种罪过，对于为生活而忙碌的人而言，懒惰很容易让人自责。

按照蓝蓝和于凤的建议，陈思敏算计了一下经费后，在周末终于咬咬牙果断地把门锁换成新的结实的大锁，大锁还有新油漆味，窗户也装了钻石玻璃，透光不透明，再加个美美的双层窗帘。这一换还真管用，睡觉踏实多了。生活质量和安全感有关，在安全的房子里，人的睡眠质量都不一样了。

接连几天都是自然醒，让陈思敏有点小小的喜悦，心里也不那么焦虑不安。今天有个重要会议，陈思敏早早起床，她匆匆忙忙洗漱完毕，接着出门，赶公交，下公交，买早餐，吃早餐，挤进地铁。这都是每天重复演练的老步骤，人都快机械化了，有时候会想：人真的有思想吗？很庆幸，今天的地铁居然有空座位，这恐怕是早起的一点点好处。

车厢内大多是睡眠惺忪的人，脸色凝重。地铁内空气不好，待久了人容易犯困，陈思敏靠在扶手的柱子上稍作小憩。地铁在西单站停靠时，车子刹车稍急，旁边的小女生没站稳，一个趔趄，高跟鞋猛地扎过来，刚醒来的陈思敏反应极快地躲开了，这完全是潜意识在帮忙。瞧那鞋跟，尖细尖细，真要踩下去，指定是一个窟窿！

小女生马上抱歉个不停，脸蛋儿涨得通红，紧张得汗都流到眼角了。陈思敏没有怪罪的意思，便岔开话题：“你是去面



试吗？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小女生惊讶得张大嘴，一脸的疑惑。陈思敏微微一笑，“随便猜猜，呵呵。”扭转头去，不再继续话题。

也就是三年前，陈思敏就像那个背着背包清汤挂面的小女生，努力将自己装扮成办公室女郎，满怀梦想与慌张去面试。三年时间，却感觉过了三十年。别人都说，做证券公司管理人员的女孩格外现实，接触的人三教九流都有，有钱人最多，这是傍大款最方便的职业，可是，看着匆匆上下的乘客，陈思敏觉得失落极了，一股酸楚从嗓子眼冒出，哭又哭不出——想王子明了，想回家了，想那些嘴贱的女人们了。唉，宇宙洪荒，时间无涯。到站了——中关村站。

今天的会议要提前召开，作为刚升职的小领导，陈思敏不敢让自己迟到，一出站她就大步小步紧赶着，跟去打仗似的。北京早晨的太阳特别白特别亮，耀得人眼花。到了办公室，离开会还有半个钟头，几个老总都还没有到。陈思敏这才长舒一口气，瘫坐在椅子上歇了会儿，而后到洗手间做了简单的补妆。补妆就跟做贼一样，上司若不期进来，那形象就毁了。

一切准备完毕，就等老总们到来，开会。

开完会搭车回家，陈思敏有点腻烦的感觉，胸口闷闷的。到南村门口，又见熙攘人群，卖菜的卖水果的卖十块钱三件的，一律席地而坐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，生活气息极为浓厚。陈思敏以前是很不屑这些小摊小贩的，但是在南村住了



感谢流年，
将你带到我的身旁

几天，发现这些人真是太厉害了，什么都拿出来卖，无所不有，比超市都齐全，最主要的是，真的非常便宜。在这里住了几天，还真叫人没法不对他们产生亲切感。陈思敏在一个卖仿古小饰品的摊前蹲了下来，对珠宝首饰情有独钟的陈思敏捡起一对古铜色造型奇特的大圈耳环，左耳边摆一摆，右耳边晃一晃：

“大姐，这个多少钱？”

“小姑娘真有眼光，你戴着最好看了，这个可是真铜的——别人我都卖八十的，你要五十块卖给你！”

“五块！”

“五块我要亏本的！好了好了，你诚心要买的话我也不讲价了，十五块钱拿去！”

“五块！”

“十块，十块！你个姑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跟我一个老太婆计较成这样……”

“五块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！唉，小姑娘太厉害了，砍得可真是狠啊！其他的你还需要吗？这个呢？你至少得挑两个吧！都五块一件卖给你……”

陈思敏的这套讨价还价本领还是于凤教的，于凤是最会精打细算的农村女孩，拿了毕业证才来北京，比陈思敏晚了一年，在昌平郊区的一个四合院住了近两年了，对各种摊贩都有一套对付手段。